

傳世十大名著

水滸傳

传世十大名著

王槐茂 李 博 主编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

话说武松引孔亮拜告鲁智深、杨志，求救哥哥孔明并叔叔孔宾，鲁智深便要聚集三山人马前去攻打。杨志道：“若要打青州，须用大队军马，方可得济。俺知梁山泊宋公明大名，江湖上都唤他做及时雨宋江，更兼呼延灼是他那里仇人。俺们弟兄和孔家弟兄的人马，都并做一处，洒家这里再等桃花山人马齐备，一面且去攻打青州。孔亮兄弟，你却亲身星夜去梁山泊请下宋公明来，并力攻城，此为上计。亦且宋三郎与你至厚，你们弟兄心下如何？”鲁智深道：“正是如此。我只见今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，明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，可惜洒家不曾相会。众人说他的名字，听得洒家耳朵也聋了，想必其人是真男子，以致天下闻名。前番和花知寨在清风山时，洒家有心要去和他厮会。及至洒家去时，又听得说道去了。以此无缘，不得相见。罢了，孔亮兄弟，你要救你哥哥时，快亲自去那里告请他来。洒家等先在这里和那撮鸟们厮杀！”孔亮交付小喽罗与了鲁智深，只带一个伴当，扮做客商，星夜投梁山泊来。

且说鲁智深、杨志、武松三人，去山寨里唤将施恩、曹正，再带一二百人下山来相助。桃花山李忠、周通得了消息，便带本山人马，尽数起点，只留三五十个小喽罗看守寨栅，其余都带下山来青州城下聚集，一同攻打城波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孔亮自离了青州，迤逦来到梁山泊边催命判官李立酒店里，买酒吃问路。李立见他两个来得面生，便请坐地，问道：“客人从那里来？”孔亮道：“从青州来。”李立问道：“客人要去

梁山泊寻谁？”孔亮答道：“有个相识在山上，特来寻他。”李立道：“山上寨中，都是大王住处，你如何去得？”孔亮道：“便是要寻宋大王。”李立道：“既是来寻宋头领，我这里分例。”便叫火家快去家排分例酒来相待。孔亮道：“素不相识，如何见款？”李立道：“客官不知，但是来寻山寨头领，必然是社火中人、故旧交友，岂敢有失祗应？便当去报。”孔亮道：“小人便是白虎山前庄户孔亮的便是。”李立道：“曾听得宋公明哥哥说大名来，今日且喜上山。”二人饮罢分例酒，随即开窗，就水亭上放了一枝响箭，见对港芦苇深处早有小喽罗棹过船来，到水亭下。李立便请孔亮下了船，一同摇到金沙滩上岸，却上关来。

孔亮看见三关雄壮，枪刀剑戟如林，心下想道：“听得说梁山泊兴旺，不想做下这等大事！”已有小喽罗先去报知，宋江慌忙下来迎接。孔亮见了，连忙下拜。宋江问道：“贤弟缘何到此？”孔亮拜罢，放声大哭。宋江道：“贤弟心中有何危厄不决之难，但请尽说不妨。便当不避水火，一力与汝相助。贤弟且请起来。”孔亮道：“自从师父离别之后，老父亡化。哥哥孔明与本乡上户争些闲气起来，杀了他一家老小。官司来捕捉得紧，因此反上白虎山，聚得五七百人，打家劫舍。青州城里，却有叔父孔宾，被慕容知府捉了，重枷钉在狱中。因此我弟兄两个去打城子，指望救取叔叔孔宾。谁想去到城下，正撞了那个使双鞭的呼延灼，哥哥与他交锋，致被他捉了，解送青州，下在牢里，存亡未保。小弟又被他追杀一阵。次日，正撞着武松，他便引我去拜见同伴的，一个是花和尚鲁智深，一个是青面兽杨志。他二人一见如故，便商议救兄一事。他道：‘我请鲁、杨二头领并桃花山李忠、周通，聚集三山人马，攻打青州。你可连夜快去梁山泊内，告你师父宋公明，来救你叔、兄两个。’以此今日一径到此。”宋江道：“此是易为之事，你且放心。”

宋江便引孔亮参见晁盖、吴用、公孙胜并众头领，备说呼延



灼走在青州，投奔慕容知府，今来捉了孔明，以此孔亮来到，恳告求救。晁盖道：“既然他两处好汉尚兀自仗义行仁，今者，三郎和他至爱交友，如何不去？三郎贤弟，你连次下山多遍，今番权且守寨，愚兄替你走一遭。”宋江道：“哥哥是山寨之主，不可轻动。这个是兄弟的事。既是他远来相投，小可若自不去，恐他弟兄们心下不安。小可情愿请几位弟兄同走一遭。”说言未了，厅上厅下一齐都道：“愿效犬马之劳，跟随同去。”宋江大喜。当日设筵管待孔亮。饮筵中间，宋江唤铁面孔目裴宣定拨下山人数，分作五军起行。前军便差花荣、秦明、燕顺、王矮虎开路作先锋，第二队便差穆弘、杨雄、解珍、解宝，中军便是主将宋江、吴用、吕方、郭盛，第四队便是朱仝、柴进、李俊、张横，后军便差孔立、杨林、欧鹏、凌振催军作合后。

梁山泊点起五军，共计二十个头领，马步军兵二千人马。其馀头领，自与晁盖守把寨栅。当下宋江别了晁盖，自同孔亮下山前进。所过州县，秋毫无犯。已到青州，孔亮先到鲁智深等军中报知众好汉，安排迎接。宋江中军到了，武松引鲁智深、杨志、李忠、周通、施恩、曹正都来相见了。宋江让鲁智深坐地，鲁智深道：“久闻阿哥大名，无缘不曾拜会，今日且喜认得阿哥。”宋江答道：“不才何足道哉！江湖上义士甚称吾师清德，今日得识慈颜，平生甚幸。”杨志起身再拜道：“杨志旧日经过梁山泊，多蒙山寨重义相留，为是洒家愚迷，不曾肯住。今日幸得义士壮观山寨，此是天下第一好事。”宋江答道：“制使威名，播于江湖，只恨宋江相见太晚！”鲁智深便令左右置酒管待，一一都相见了。

次日，宋江问青州一节，近日胜败如何。杨志道：“自从孔亮去了，前后也交锋三五次，各无输赢。如今青州，只凭呼延灼一个。若是拿得此人，觑此城子，如汤泼雪。”吴学究笑道：“此人不可力敌，可用智擒。”宋江道：“用何智可获此人？”吴学究道：“只除如此如此。”宋江大喜道：“此计大妙！”当日分拨了人

马。次早起军，前到青州城下，四面尽着军马围住，擂鼓摇旗，呐喊搦战。城里慕容知府见报，慌忙教请呼延灼商议：“今次群贼又去报知梁山泊宋江到来，似此如之奈何？”呼延灼道：“恩相放心。群贼到来，先失地利。这厮们只好在水泊里张狂，今却擅离巢穴，一个来，捉一个，那厮们如何施展得？请恩相上城，看呼延灼厮杀。”

呼延灼连忙披挂衣甲上马，叫开城门，放下吊桥，领了一千人马，近城摆开。宋江阵中，一将出马。那人手拈狼牙棍，厉声高骂知府：“滥官，害民贼徒，把我全家诛戮，今日正好报仇雪恨！”慕容知府认得秦明，便骂道：“你这厮是朝廷命官，国家不曾负你，缘何便敢造反？若拿住你时，碎尸万段！呼将军可先下手拿这贼！”呼延灼听了，舞起双鞭，舞起双鞭，纵马直取秦明。秦明也出马，舞动狼牙大棍，来迎呼延灼。二将交马，正是对手，直斗到四五十合，不分胜败。慕容知府见斗得多时，恐怕呼延灼有失，慌忙鸣金收军入城。秦明也不追赶，退回本阵。宋江教众头领军较，且退十五里下寨。

却说呼延灼回到城中，下马来见慕容知府，说道：“小将正要拿到秦明，恩相如何收军？”知府道：“我见你斗了许多合，但恐劳困，因此收军暂歇。秦明那厮，原是我这里统制，与花荣一同背反，这厮亦不可轻敌。”呼延灼道：“恩相放心，小将必要擒此背义之贼！适间和他斗时，棍法已自乱了。来日教恩相看我立斩此贼！”知府道：“既是将军如此英雄，来日若临敌之时，可杀开条路，送三个人出去，一个教他去东京求救，两个教他去邻近府州会合起兵，相助剿捕。”呼延灼道：“恩相高见极明。”当日知府写了求救文书，选了三个军官，都发放了当。

只说呼延灼回到歇处，卸了衣甲暂歇。天色未明，只听得军较来报道：“城北门外土坡上，有三骑私自在那里看城，中间一个穿红袍骑白马的，两边两个只认得右边的是小李广花荣，左边

那个道妆打扮，”呼延灼道：“那个穿红的，眼见是宋江了，道妆的必是军师吴用。你们且休惊动了他，便点一百马军，跟我捉这三个。”呼延灼连忙披挂上马，提了双鞭，带领一百余骑马军，悄悄地开了北门，放下吊桥，引军赶上坡来。只见三个正自呆了脸看城。呼延灼拍马上坡，三个勒转马头，慢慢走去。呼延灼奋力赶到前面，几株枯树边厢，只见三个齐齐的勒住马。呼延灼方才赶到枯树边，只听得呐声喊，呼延灼正踏着陷坑，人马都跌将下坑去了。两边走出五六十个挠钩手，先把呼延灼钩将起来，绑缚了去，后面牵着那匹马。其余马军赶来，花荣射倒当头五七个，后面的勒转马，一哄都走了。

宋江回到寨里，那左右群刀手却把呼延灼推将过来。宋江见了，连忙起身，喝叫快解了绳索，亲自扶呼延灼上帐坐定。宋江拜见。呼延灼道：“何故如此？”宋江道：“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？盖为官吏污滥，威逼得紧，误犯大罪，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，只待朝廷赦罪招安。不想起动将军，致劳神力。实慕将军虎威。今者误有冒犯，切乞恕罪。”呼延灼道：“被擒之人，万死尚轻，义士何故重礼陪话？”宋江道：“量宋江怎敢坏得将军性命？皇天可表寸心。”只是恳告哀求。呼延灼道：“兄长尊意，莫非教呼延灼往东京告请招安，到山赦罪？”宋江道：“将军如何去得？高太尉那厮是个心地匾窄之徒，忘人大恩，记人小过。将军折了许多军马钱粮，他如何不见你罪责？如今韩滔、彭磨、凌振已多在敝山入伙。倘蒙将军不弃山寨微贱，宋江情愿让位与将军。等朝廷见用，受了招安，那时尽忠报国，未为晚矣。”呼延灼沉吟了半晌，一者是宋江礼数甚恭，二者见宋江语言有理，叹了一口气，跪下在地道：“非是呼延灼不忠于国，实感兄长义气过人，不容呼延灼不依。愿随鞭镫，决无还理。”宋江大喜，请呼延灼和众头领相见了，叫问李忠、周通讨这匹踢雪乌骓马，还将军骑坐。

众人再商议救孔明之计，吴用道：“只除非教呼延将军赚开城门，垂手可得。更兼绝了这呼延将军念头。”宋江听了，来与呼延灼陪话道：“非是宋江贪劫城池，实因孔明叔侄陷在縲绁之中，非将军赚开城门，必不可得。”呼延灼答道：“小弟既蒙兄长收录，理当效力。”当晚点起秦明、花荣、孙立、燕顺、吕方、郭盛、解珍、解宝、欧鹏、王英十个头领，都扮作军士衣服模样，跟了呼延灼，共是十一骑军马，来到城边，直至壕堑上，大呼：“城上开门！我逃得性命回来！”城上人听到是呼延灼声音，慌忙报与慕容知府。此时知府为折了呼延灼，正纳闷间，听得报说呼延灼逃得回来，心中欢喜，连忙上马，奔到城上。望见呼延灼有十数骑马跟着，又不见面颜，只认得呼延灼声音。知府问道：“将军如何走得回来？”呼延灼道：“我被那厮的陷坑捉了我到寨里，却有原跟我的头目，暗地盗这匹马与我骑，就跟我来了。”知府听得呼延灼说了，便叫军士开了城门，放下吊桥。十个头领跟到城门里，迎着知府，早被秦明一棍，把慕容知府打下马来。解珍、解宝便放起火来，欧鹏、王矮虎奔上城，把军士杀散。宋江大队人马见城上火起，一齐拥将入来。

宋江急急传令：休教残害百姓，且收仓库钱粮。就大牢里救出孔明并他叔叔孔宾一家老小，便教救灭了火。把慕容知府一家老幼，尽皆斩首，抄扎家私，分俵众军。天明，计点在城百姓被火烧之家，给散粮米救济。把府库金帛、仓廩米粮，装载五六百车，又得了二百余匹好马。就青州府里做个庆喜筵席，请三山头领同归大寨。李忠、周通使人回桃花山，尽数收拾人马钱粮下山，放火烧毁寨栅。鲁智深也使施恩、曹正回二龙山，与张青、孙二娘收拾人马钱粮，也烧了宝珠寺寨栅。

数日之间，三山人马都皆完备。宋江领了大队人马，班师回山。先叫花荣、秦明、呼延灼、朱仝四将开路。所过州县，分毫不扰。乡村百姓，扶老挈幼，烧香罗拜迎接。数日之间，已到梁

山泊边。众多水军头领，具舟迎接。晁盖引领山寨马步头领，都在金沙滩迎接。直至大寨，向聚义厅上列位坐定，大排筵席，庆贺新到山寨头领。呼延灼、鲁智深、杨志、武松、施恩、曹正、张青、孙二娘、李忠、周通、孔明、孔亮，共十二位新上山头领。坐间，林冲说起相谢鲁智深相救一事。鲁智深动问道：“洒家自与教头别后，无日不念阿嫂，近来有信息否？”林冲：“自火并王伦之后，使人回家搬取老小。已知拙妇被高太尉逆子所逼，随即自缢而死，妻父亦为忧疑，染病而亡。”杨志举起旧日王伦手内山前相会之事。众人皆道：“此皆注定，非偶然也！”晁盖说起黄泥冈劫取生辰纲一事，众皆大笑。次日轮流做筵席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宋江见山寨又添了许多人马，如何不喜？便叫汤隆做铁匠总管，提督打造诸般军器，并铁叶连环等甲。侯健管做旌旗袍服总管，添造三才九曜四头五方二十八宿等旗、飞龙飞虎飞熊飞豹旗、黄钺白旄、朱纓皂盖。山边四面筑起墩台，重造西路、南路二处酒店，招接往来上山好汉，一就探听飞报军情。山西路酒店，今令张青、孙二娘——夫妇二人原是酒家——前去看守。山南路酒店，仍令孙新、顾大嫂夫妇看守。山东路酒店，依旧朱贵、乐和。山北路酒店，还是李立、时迁。三关上添造寨栅，分调头领看守。部领已定，各各遵依，不在话下。

忽一日，花和尚鲁智深来对宋公明说道：“智深有个相识，是李忠兄弟徒弟，唤做九纹龙史进，见在华州华阴县少华山上，和那一个神机军师朱武，又有一个跳涧虎陈达，一个白花蛇杨春，四个在那里聚义。洒家常常思念他。自从瓦官寺与他别了，无一日不在心上。今洒家要去那里探望他一遭，就取他四个同来入伙，未知尊意如何？”宋江道：“我也曾闻得史进大名，若得吾师去请他来，最好。然虽如此，不可独自行。可烦武松兄弟相伴走一遭，他是行者，一般出家人，正好同行。”武松应道：“我和

师兄去。”当日便收拾腰包行李。鲁智深只做禅和子打扮，武松妆做随侍行者。两个相辞了众头领下山。过了金沙灘，晓行夜住，不止一日，来到华州华阴县界，径投少华山来。

且说宋江自鲁智深、武松去后，一时容他下山，常自放心不下，便唤神行太保戴宗随后跟来，探听消息。再说鲁智深两个来到少华山下，伏路小喽罗出来拦住问道：“你两个出家人那里来？”武松便答道：“这山上史大官人么？”小喽罗说道：“既是要寻史大王的，且在这里少等。我上山报知头领，便下来迎接。”武松道：“你只说鲁智深到来相探。”小喽罗去不多时，只见神机军师朱武并跳涧虎陈达、白花蛇杨春，三个下山来接鲁智深、武松，却不见有史进。鲁智深便问道：“史大官人在那里？却如何不见他？”朱武近前上覆道：“吾师不是延安府鲁提辖么？”鲁智深道：“洒家便是。这行者便是景阳冈打虎都头武松。”三个慌忙剪拂道：“闻名久矣！听知二位在二龙山扎寨，今日缘何到此？”鲁智深道：“俺们如今不在二龙山了，投托梁山泊宋公明大寨人伙，今者特来寻史大官人。”朱武道：“既是二位到此，且请到山寨中，容小可备细告诉。”鲁智深道：“有话便说，史家兄弟又不见，谁鸟耐烦到你山上去！”

武松道：“师兄是个急性的人，有话便说甚好。”朱武道：“小人等三个在此山寨，自从史大官人上山之后，好生兴旺。近日史大官人下山，因撞见一个画匠，原是北京大名府人氏，姓王，名义，因许下西岳华山金天圣帝庙内妆画影壁，前去还愿。因为带将一个女儿，名唤玉娇枝同行。却被本州贺太守，原是蔡太师门人，那厮为官贪滥，非理害民，一日因来庙里行香，不想正见了玉娇枝有些颜色，累次着人来说，要娶他为妾。王义不从，太守将他女儿强夺了去，却把王义刺配远恶军州。路经这里时，正撞见史大官人，告说这件事。史大官人把王义救在山上，将两个防送公人杀了，直去府里要刺贺太守，被人知觉，倒吃拿

了，见监在牢里。又要聚起军马，扫荡山寨。我等正在这里无计可施！”鲁智深听了道：“这撮鸟敢如此无礼，倒恁么利害！洒家便去结果了那厮！”朱武道：“且请二位到寨里商议。”鲁智深立意不肯。武松一手挽住禅杖，一手指着道：“哥哥不见日色已到树梢尽头？”鲁智深看一看，吼了一声，愤着气，只得都到山寨里坐下。朱武便叫王义出来拜见，再诉太守贪酷害民，强占良家女子。

三人一面杀牛宰马，管待鲁智深、武松。鲁智深道：“史家兄弟不在这里，酒是一滴不吃！要便睡一夜，明日却去州里打死那厮罢！”武松道：“哥哥不得造次。我和你星夜回梁山泊去，报知宋公明，领大队人马来打华州，方可救得史大官人。”鲁智深叫道：“等俺们去山寨里叫得人来，史家兄弟性命不知那里去了！”武松道：“便打杀了太守，也怎地救得史大官人？武松却决不肯放哥哥去！”朱武又劝道：“师兄且息怒，武都头实论得是。”鲁智深焦躁起来，便道：“都是你这般性慢直娘贼，送了俺史家兄弟！只今性命在他人手里，还要饮酒细商！”众人那里劝得他呷一杯半盏。当晚和衣歇宿。明早起个四更，提了禅杖，带了戒刀，不知那里去了。武松道：“不听人说，此去必然有失！”朱武随即差两个精细小喽罗，前去打听消息。

却说鲁智深奔到华州城里，路傍借问州衙在那里。人指道：“只过州桥，投东便是。”鲁智深却好来到浮桥上，只见人都道：“和尚且躲一躲，太守相公过来。”鲁智深道：“俺正要寻他，却正好撞在洒家手里！那厮多敢是当死！”贺太守头踏一对对摆将过来。看见太守到乘轿子，却是暖轿，轿窗两边，各有十个虞候簇拥着，人人手执鞭枪铁链，守护两下。鲁智深看了寻思道：“不好打那撮鸟，若打不着，倒吃他笑。”贺太守却在轿窗眼里，看见了鲁智深欲进不进。过了渭桥，到府中下了轿，便叫两个虞候，分付道：“你与我去请桥上那个胖大和尚到府里赴斋。”虞候

领了言语，来到桥上，对鲁智深说道：“太守相公请你赴斋。”鲁智深想道：“这厮合当死在洒家手里。俺却才正要找他，只怕打不着，让他过去了。俺要寻他，他却来请洒家。”鲁智深便随了虞候，径到府里。

太守已自分付下了，一见鲁智深进到厅前，太守叫放了禅仗，去了戒刀，请后堂赴斋。鲁智深初时不肯，众人说道：“你是出家人，好不晓事！府堂深处，如何许你带刀杖入去？”鲁智深想道：“只俺两个拳头，也打碎了那厮脑袋！”廊下放了禅仗、戒刀，跟虞候入来。贺太守正在后堂坐定，把手一招，喝声：“捉下这秃贼！”两边壁衣内，走出三四十个做公的来，横拖倒拽，捉了鲁智深。你便是那吒太子，怎逃地网天罗？火首金刚，难脱龙潭虎窟！

正是：

飞蛾投火身倾丧，怒螫吞钩命必伤。

毕竟鲁智深被贺太守拿下，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九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

话说贺太守把鲁智深赚到后堂内，喝声：“拿下！”众多做公的，把鲁智深簇拥到厅阶下。贺太守正要开言勘问，只见鲁智深大怒道：“你这害民贪色的直娘贼！你敢便拿倒洒家！俺死亦与史进兄弟一处死，倒不烦恼！只是洒家死了，宋公明阿哥须不与你干休！俺如今说与你：天下无解不得的冤仇。你只把史进兄弟还了洒家，玉娇枝也还了洒家，等洒家自带去交还王义，你却连夜也把华州太守交还朝廷。量你这等贼头鼠眼，专一欢喜妇人，也做不得民之父母！若依得此三事，便是佛眼相看，若道半个不的，不要懊悔不迭！如今你且先交俺去看看史家兄弟，却回俺话！”贺太守听了，气得做声不得，只道得个：“我心疑是个行刺的贼，原来果然是史进一路！那厮，你看那厮，且监下这厮，慢慢处置！这秃驴原来果然是史进一路！”也不拷打，取面大枷来钉了，押下死囚牢里去，一面申闻都省，乞请明降。禅杖、戒刀，封入府堂里去了。

此时闹动了华州一府。小喽罗得了这个消息，飞报上山来。武松大惊道：“我两个来华州干事，折了一个，怎地回去见众头领！”正没理会处，只见山下小喽罗报道：“有个梁山泊差来的头领，唤做神行太保戴宗，见在山下。”武松慌忙下来迎接上山，和朱武等三人都相见了，诉说鲁智深不听劝谏失陷一事。戴宗听了，大惊道：“我不可久停了！就便回梁山泊，报与哥哥知道，早遣兵将，前来救取！”武松道：“小弟在这里专等，万望兄长早去急来。”

戴宗吃了些素食，作起神行法，再回梁山泊来。三日之间，已到山寨。见了晁、宋二头领，便说鲁智深因救史进，要刺贺太守被陷一事。晁盖听罢，失惊道：“既然两个兄弟有难，如何不救？我今不可担阁，便亲去走一遭。”宋江道：“哥哥山寨之主，未可轻动，原只兄弟代哥哥去。”当日点起人马，作三队而行。前军点五员先锋，林冲、杨志、花荣、秦明、呼延灼，引领一千甲马，二千步军先行，逢山开路，遇水叠桥。中军领兵主将宋公明，军师吴用，朱仝、徐宁、解珍、解宝，共是六个头领，马步军兵二千。后军主掌粮草，李应、杨雄、石秀、李俊、张顺，共是五个头领押后，马步军兵二千，共计七千人马。离了梁山泊，直取华州来。在路趱行，不止一日，早过了半路。先使戴宗去报，少华山上朱武等三人，安排下猪羊牛马，酿造下好酒等候。

再说宋江军马三队都到少华山下，武松引了朱武、陈达、杨春三人，下山拜请宋江、吴用并众头领，都到山寨里坐下。宋江备问城中之事。朱武道：“两个头领，已被贺太守监在牢里，只等朝廷明降发落。”宋江与吴用说道：“怎地定计去救取便好？”朱武道：“华州城郭广阔，壕沟深远，急切难打。只除非得里应外合，方可取得。”吴学究道：“明日且去城边看那城池如何，却再商量。”宋江饮酒到晚，巴不得天明，要去看城。吴用谏道：“城中监着两只大虫在牢里，如何不做堤备？白日不可去看。今夜月色必然明朗，申牌前后下山。一更时分可到那里窥望。”

当日捱到午后，宋江、吴用、花荣、秦明、朱仝共是五骑马下山，迤迳前行。初更时分，已到华州城外。在山坡高处，立马望华州城里时，正是二月中旬天气，月华如昼，天上无一片云彩。看见华州周围有数座城门，城高地壮，堑壕深阔。看了半晌，远远地也便望见那西岳华山。宋江等看见城池厚壮，形势坚牢，无计可施。吴用道：“且回寨里去，再作商议。”五骑马连夜回到少华山上。宋江眉头不展，面带忧容。吴学究道：“且差十

数个精细小喽罗下山去远近探听消息。

两日内，忽有一人上山来报道：“如今朝廷差个殿司太尉，将领御赐金铃吊挂来西岳降香，从黄河入渭河而来。”吴用听了，便道：“哥哥休忧，计在这里了。”便叫李俊、张顺：“你两个与我如此如此而行。”李俊道：“只是无人识得地境，得一个引领路道最好。”白花蛇杨春便道：“小弟相帮同去如何？”宋江大喜。三个下山去了。次日，吴学究清宋江、李应、朱仝、呼延灼、花荣、秦明、徐宁共七个人，悄悄止带五百余人下山。到渭河渡口，李俊、张顺、杨春已夺下十余只大船在彼。吴用便叫花荣、秦明、徐宁、呼延灼四个伏在岸上；宋江、吴用、朱仝、李应下在船里，李俊、张顺、杨春分船都去滩头藏了。众人等候了一夜。

次日天明，听得远远地锣鸣鼓响，三只官船下来，船上插着一面黄旗，上写“钦奉圣旨西岳降香太尉宿”。朱仝、李应各执长枪，立在宋江背后，吴用立在船头。太尉船到，当港截住。船里走出紫衫银带虞候二十余人，喝道：“你等甚么船只，敢当港拦截住大臣”宋江执着骨朵，躬身声喏。吴学究立在船头上，说道：“梁山泊义士宋江，谨参祇候。”船上客帐司出来答道：“此是朝廷太尉，奉圣旨去西岳降香。汝等是梁山泊乱寇，何故拦截？”宋江躬身不起。船头上吴用道：“俺们义士，只要求见太尉尊颜，有告覆的事。”客帐司道：“你等是何等人，敢造次要见太尉！”两边虞候喝道：“低声！”宋江却躬身不起。船头上吴用道：“暂请太尉到岸上，自有商量的事。”客帐司道：“休胡说！太尉是朝廷命臣，如何与你商量！”宋江立起身来道：“太尉不肯相见，只怕孩儿们惊了太尉。”朱仝把枪上小号旗只一招动，岸上花荣、秦明、徐宁、呼延灼引出马军，一齐搭上弓箭，都到河口，摆列在岸上。那船上船公都惊得钻入梢里去了。

客帐司人慌了，只得入去禀覆。宿太尉只得出到船头上坐



定。宋江又躬身唱喏道：“宋江等不敢造次。”宿太尉道：“义士何故如此邀截船只？”宋江道：“某等怎敢邀截太尉！只欲求请太尉上岸，别有稟覆。”宿太尉道：“我今持奉圣旨，自去西岳降香，与义士有何商议？朝廷大臣，如何轻易登岸！”船头上吴用道：“太尉不肯时，只怕下面伴当亦不相容。”李应把号带枪一招，李俊、张顺、杨春一齐撑出船来。宿太尉看见，大惊。李俊、张顺明晃晃掣出尖刀在手，早跳过船来，手起先把两个虞候撇下水里去。宋江连忙喝道：“休得胡做，惊了贵人！”李俊、张顺扑通也跳下水去，早把两个虞候又送上船来，自己两个也便托地又跳上船来。吓得宿太尉魂不着体。宋江、吴用一齐喝道：“孩儿们且退去，休得惊着贵人。俺自慢慢地请太尉登岸。”宿太尉道：“义士有甚事，就此说不妨。”宋江、吴用道：“这里不是说话处，谨请太尉到山寨告禀。并无损害之心，若怀此念，西岳神灵诛灭！”

到这时候，不容太尉不上岸，宿太尉只得离船上了岸。众人在树里牵出一匹马来，扶策太尉上了马，不得已随众同行。宋江、吴用先叫花荣、秦明陪奉太尉上山。宋江、吴用也上了马，分付教把船上一应人等并御香、祭物、金铃吊挂，齐齐收拾上山，只留下李俊、张顺带领一百余人看船。一行众头领都到山上。宋江、吴用下马入寨，把宿太尉扶在聚义厅上当中坐定，两边众头领拔刀侍立。宋江独自下了四拜，跪在面前，告覆道：“宋江原是郓城县小吏，为彼官司所逼，不得已哨聚山林，权借梁山水泊避难，专等朝廷招安，与国家出力。今有两个兄弟，无事被贺太守生事陷害，下在牢里，欲借太尉御香、仪从并金铃吊挂，去赚华州，事毕并还，于太尉身上并无侵犯。乞太尉钧监。”宿太尉道：“不争你将了御香等物去，明日事露，须连累下官。”宋江道：“太尉回京，都推在宋江身上便了。”宿太尉看了那一班人模样，怎么推托得？只得应允了。宋江执盏擎杯，设延拜谢。

就把太尉带来的人穿的衣服，都借穿了。于小喽罗数内，选拣一个俊俏的，剃了髭须，穿了太尉的衣服，扮作宿元景。宋江、吴用扮做客帐司，解珍、解宝、杨雄、石秀扮做虞候。小喽罗都是紫衫银带，执着旌节、旗幡、仪仗、法物，擎抬了御香、祭礼、金铃吊挂。花荣、徐宁、朱仝、李应扮做四个衙兵。朱武、陈达、杨春款佳太尉并跟随一应人等，置酒管待。却教秦明、呼延灼引一队人马，林冲、杨志引一队人马，分作两路取城。教武松预先去西岳门下伺候，只听号起行事。

话休絮繁。且说一行人等，离了山寨，径到河口下船而行，不去报与华州太守，一径奔西岳庙来。戴宗先去报知云台观观主，并庙里职事人等，直至船边，迎接上岸。香花灯烛，幢幡宝盖，摆列在前。先请御香上了香亭，庙里人夫扛抬了，导引金铃吊挂前行。观主拜见了太尉。吴学究道：“太尉一路染病不快，且把暖轿来。”左右人等扶策太尉上轿，径到岳庙里官厅内歇下。客帐司吴学究对观主道：“这是特奉圣旨，赍捧御、金铃吊挂，来与圣帝供养。缘何本州官员轻慢，不来迎接？”观主答道：“已使人去报了，敢是便到。”

说犹未了，本州先使一员推官，带领做公的五七十人，将着酒果，来见太尉。原来那小喽罗虽然模样相似却语言发放不得，因此只教妆做染病，把靠褥围定在床上坐。推官一眼看那来的旌节、门旗、牙仗等物，都是内府制造出的，如何不信？客帐司匆匆入去禀覆了两遭，却引推官入去，远远地阶下参拜了。见那太尉只把手指，并不听得说甚么。官帐司直走下来，埋怨推官道：“太尉是天子前近幸大臣，不辞千里之遥，特奉圣旨到此降香，不想于路染病未痊，本州众官，如何不来远接？”推官答道：“前路官司虽有文书到州，不见近报，因此有失迎迓，不期太尉先到庙里。本是太守便来，夺缘少华山贼人纠合梁山泊强盗要打城池，每日在彼堤防，以此不敢擅离。特差小官先来贡献酒礼，太